

普罗书坊
TOP & HOT

拿破仑之三

法国著名作家执笔 风靡欧洲 发行量超过 100 万册

王者之王

Napoléon

当我的政治大车一开动，
它就必需前进，挡在车轮下的人
必将惨遭不幸！

法国著名历史小说作家
克斯·盖洛 Max Gallo © 著



拿破仑之三

王者之王

马克斯·盖洛 著
张国涛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他是主宰	(1)
第二章	不能让一时的失望打败	(45)
第三章	我要创造一个帝国贵族阶级	(97)
第四章	如果开战,一切都完了	(119)
第五章	难,我不认识这个字	(159)
第六章	血已流得够多	(178)
第七章	命运像条大河,人必须懂得顺水推舟	(212)
第八章	政治没有心肠,只有头脑	(222)
第九章	战争即将发生	(268)

第一章

他是主宰

1806年1月~1806年11月25日

拿破仑返回巴黎。法普签定条约,普鲁士取得汉诺威但拱手让出北部海岸。约瑟夫·波拿巴出任那不勒斯国王,路易·波拿巴任荷兰国王。法国将领塞尼埃率军进攻西西里,为英军所败,伤亡近半。拿破仑下令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奥皇弗朗西斯二世被迫取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普鲁士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拿破仑不予理睬。法国在耶拿大败普军,攻占柏林。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封锁不列颠群岛,禁止欧洲大陆任何国家与英国通商。“大陆体系”确立。

1

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里茨的太阳格外的刺眼,照耀着结冰的湖面。多数俄军溺毙冻死于池中,奥军无用的联军已被彻底打败,拿破仑心中不断重复着:我是主宰。

1805年12月28日星期六,他离开维也纳附近的修恩布允宫,前往慕尼黑。马车正朝着梅尔克修道院前进,他预计要在那里夜宿。他坐在车内,双腿上盖着一件毛皮大衣,但他没有一点睡意。偶尔,透过马车窗户,能够瞥见护卫队骑兵的身影。这时,他的脑中就会不断浮现出战胜当天的宣告,那些话语随着车轮有节奏的滚动着:“战士们,我以你们为荣!在奥斯特里茨的一天当中,你们完全表现出如我所期待的英勇无惧。你们为飞鹰增添了不朽的荣耀……我的人民将欣喜地迎接你们,而你们只要拍拍胸脯说:‘我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人民就一定会回答:‘这肯定是位英勇战士’。”

2 王者之王

他是主宰。

他坚定地相信自己任何事都办得到。正如他对士兵所说的，他一举击溃了由俄皇和奥皇所领导的十万大军。而普鲁亡国王能逃过此劫，只是因为法军在奥斯特里茨的大胜让他明白了最好不战而屈的道理。

拿破仑是主宰。

拿破仑在修恩布允宫接见了外交部长塔列朗。他特地来向他呈上普莱斯堡和约的内容，条文主要内容是要将奥地利赶出德国，以及其他战败处分。

塔列朗用他尖锐的声音说：“陛下，战胜所取得的一切都属于您，但您是位慷慨宽容的君主。”

拿破仑仔细审阅条约内容时，发现塔列朗自作主张，更改了他原先的要求，减少了维也纳政府该偿付的赔款。

拿破仑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作为？气愤的把和约丢在地上，喊道：“塔列朗先生，你在普莱斯堡签的和约我不太赞同。”

惟有他是主宰，这点，塔列朗应该要明白。但是，部长还是如往常般表现出一副很有礼貌气度的样子，其实狡滑、谄媚不堪。

他辩论道：“在下欣喜地认为，陛下您此次获得大胜，对未来欧洲的安宁起到了稳固的保障作用，而且捍卫了文明世界不受蛮族的侵扰。”

拿破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看着大壁炉内的火光，四面墙壁和华丽的大地毯被照得通红。

塔列朗又说：“陛下，您现在可以摧毁奥国的君主政权，也可以挽救它。但这个大政权一旦被打碎了，陛下您将无法把分散的碎片集合起来，再重新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然而，此整体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将严重影响未来文明国家的运作。它是对抗蛮族的有利条件，一条必不可少的条件。”

拿破仑当时没有回答。他是主宰。

稍晚，他坐在旅行马车上，想着，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至高无上的统治、掌握自己的命运、操纵人们的命运及其他各帝国的前途。奥斯特里茨才是他真正的加冕礼。就像五年前，1800年6月14日，马伦哥胜利之后，他曾坚信是这场战役让他获得第一执政的地位。假如当年他在意大利平原被打败了，他的一切地位权力都不会来得如此安稳。同样，如果在奥斯特里茨，法国败于奥俄联军，他的皇冠还能算什么？他的皇冠一定会滚落在地上。但他确确实实地获得了大胜。他是主

宰。而且就像查理曼大帝,若他愿意,他也可以随自己心意塑造欧洲。

他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无限思绪中,任想像力自由翱翔。马车载着他行走在开往慕尼黑的道路上。

他于1805年12月31日抵达巴伐利亚首都。那天气温寒冷,天空阴沉,下着雨。马车沿着宫墙边缓缓前进,皇宫整体都装饰得非常朴素,外面只有一尊圣母雕像。于1点45分,警卫队士兵打开铜门,让马车驶进宫中。车子经过四座庭院,绕过一座座喷水池,终于停在通往宫中各厅房的台阶前。

军官们赶紧走上前来迎接,皇族的贵妇们也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欢迎他的到来。

拿破仑下车,看看四周。他还清楚地记得之前写给约瑟芬的最后一封信,那时是12月20日,在修恩布允宫,局势还不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奥地利正在研判和约内容。拿破仑只写了几行字给约瑟芬,笔迹断续凌乱:

“我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理,一切视事件情况而定。我没有其他的特别意愿,只等待他们的答复结果。你留在慕尼黑,好好娱乐享受一番吧。有这么多和善亲切的人陪伴在身旁,而且又是在如此美丽的国家,要好好享乐一定不难。我很忙,再过几天,我将作出最后决定。

再见,亲爱的,献上千万个温柔情意。”

现在,所有事情都已圆满解决,和约也已经签定了。他是主宰。

拿破仑缓缓走上台阶,接受众人的鞠躬敬礼。每个人的眼神中都有一种混合着崇拜、服从、卑屈的情感,或者还带着某种惶恐情绪。也许对他们来说,他打败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联军的辉煌胜利显现出他的不同。他是属于另一种神圣之辈的,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

他很快地观览了一遍候见室、会议厅,然后走过挂饰着色彩晦暗的意大利及佛兰德斯绘画的长廊,走进卧房。约瑟芬站在金光亮丽的大床边,动也不动。

他们已经分离了好几个星期了,她甚至没给他写过只字片语。他曾因此写信责骂过约瑟芬,是不是巴登、司徒加、慕尼黑的美丽宴会让她“忘了沾满污泥、雨水和血腥的可怜士兵”?他还写道:

“……皇后啊,连封信也没有……您坐在崇高伟大的位子上,也请垂

4 王者之王

顾为您卖命的奴隶。”

她站在那儿，依旧千娇百媚，但毕竟岁月不留人，年华已老。她闭着双唇微笑，以免露出渐渐发黑且龋坏的牙齿，稍稍行了个带点讽刺意味的屈膝礼。

他是主宰。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才是主宰，且全心接受这个事实。只要他决定的事，大家必须遵从。拿破仑自认为自己强而有力，有足够的能力实现任何奇迹，而这些奇迹将帮助他成为第四代的查理曼。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有自己的势力，即在自己及家人身旁集结各国家，把兄弟及亲近之人封为国王。若他有个儿子……但他没有儿子。

1月6日，在慕尼黑的歌剧院，拿破仑及约瑟芬正在欣赏《台塔斯之宽容》。他完全不被这些莫札特的音乐及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所吸引。他偷偷瞄着约瑟芬，希望她能为自己生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从政治角度来说，他必须要有儿子来继承整个王朝；否则，等到他去世那天，他一生所建立的功业都会烟消云散。

为什么在他面前总会出现新的挑战，况且他才刚达到巅峰？

他转身倾向约瑟芬，说他决定要尽快办理约瑟芬的儿子欧仁和巴伐利亚公主奥古斯黛的婚事。在他效仿查理曼把整个欧洲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计划中，这只是第一步。他将领养欧仁，但不让欧仁拥有法国王位继承权。然后，再从他的兄弟中选择，封任欧洲各王位。决定此事后，他又陷入到其他的问题中。在那不勒斯，约瑟夫正是最佳的人选。因为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后，竟与英国人勾结，必须及时跟这些波旁家族的人做个彻底的了断。那不勒斯王后玛丽·卡罗利娜正是玛丽·盎突瓦纳特的妹妹，就是她，向法国大使宣称她希望那不勒斯王国能够点燃熊熊大火，烧毁法帝国。他要让那不勒斯的玛丽·卡罗利娜知道：玩火不会有好结果，只会烧到自己。

想到这里，拿破仑站起身来，没等到音乐表演结束，就回到皇宫。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时间永远不会等你。

他给欧仁写信，下令他即刻前来慕尼黑，有非常紧急的要事。同时，他取得巴伐利亚国王的同意，并准备一笔极可观的聘金。巴伐利亚公主奥古斯黛将在她的婚礼翌日收到五万弗罗林礼金，且每年拥有十万法郎的私人费用，若丈夫逝世，还可领有五十万法郎的财产。

意大利总督欧仁来到拿破仑面前，他留着卫队骑兵上校特有的长长

翘胡须。拿破仑捏捏他的耳朵，拍拍他的颈背，这是拿破仑表示关爱的习惯动作。拿破仑说“必须修剪一下这些过长的胡须，才能获得奥古斯黛的欢心。这也是命令哦！”

他交代刚巴榭雷会晚几天回巴黎，以完成欧仁与奥古斯黛的婚礼。他说：“我心中可能会觉得这些日子很长，但在不断履行军人义务之后，身为父亲也应照料家庭、负起责任，我感到很惬意、很轻松。”

1806年1月13日下午1点，在皇宫的大厅中举行结婚证书签名仪式。翌日晚上7点，拿破仑在皇家教堂中主持宗教仪式，以及出席了随后的感恩及喜筵。巴伐利亚国王牵着皇后约瑟芬，她看来容光焕发，端庄美丽。拿破仑则牵着新娘奥古斯黛。

他对她说：“我将像父亲般疼惜你，而我也希望你能以一个女儿的温柔来对待我。”

新婚夫妇马上要回到意大利。

拿破仑低声说：“旅程中要好好地互相照顾，到了新环境后也一样，要好好休息，记住，我可不希望你们生病。”

婚宴过后，拿破仑又马不停息跑到办公室里开始工作了。

宴会场觥筹交错，各式礼服裙袍闪烁耀眼。奥古斯黛的优雅尊贵及欧仁的无限愉悦之后，此夜显得特别寂静。拿破仑心中深深喜爱今后将成为他养子的欧仁。而且完成这桩婚事，就此建立了与欧洲统治氏族的第一层关系。奥古斯黛的父亲——巴伐利亚国王马克斯约瑟夫，是威大尔斯巴赫家族的人，其祖先皆在各朝代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认为：

从大革命艰辛走出来，一定要以军事胜利破门而入，强行挤进拥有数世纪历史的皇家氏族之列，才能确保他的未来。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个企图。

拿破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缪拉寄来的信，是拿破仑的亲妹妹——缪拉的妻子卡罗利娜授意写的信。信中写道：

“法国把您捧上宝座，是希望您当一位人民领袖，拥有一个使您位于欧洲所有君王之上的地位。今日，您将不同于您，甚至向您头衔对立的强权君主示好致敬，这等于是向全欧表明您不惜代价要争取我们本来所没有的那些出身名门世家的声誉。”

“英勇的缪拉、具野心且小心眼的卡罗利娜竟反对我的策略，以大革

命原则威胁我，这出自担忧之心，亦或怨恨之心？无所谓！我是主宰。”

拿破仑回道：

“缪拉王子大人，我对你率领的骑兵团永远有信心。但此事并非关系到军事行动，它干涉到政治策略，我早已仔细考虑过了。即使你不赞同欧仁与奥古斯黛的这桩婚事，也无所谓。我却觉得很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成功，跟奥斯特里茨大捷的成功一样。”

他是主宰。

这桩婚姻只是他的第一步棋。然后，他开始考虑如何统一荷兰、瑞士、意大利为一个整体。他低声道：“使它们都成为我的联邦国，或者说得更清楚些，都属于法兰西帝国。”于是，他决定将在意大利王国施行民法。再说，他早已在米兰被加冕为意大利王，而欧仁不就是意大利总督吗？

1806年1月19日，他向大哥约瑟夫建议，请他接受那不勒斯王国的王冠。而法国军队已富责占领那不勒斯。波旁家的人在英国舰队保护下逃到西西里。

在意大利惟一的敌对势力就是教皇庇护七世。教皇对侵占那不勒斯一事很是不满，他写信给拿破仑表示气愤之意，反对法军占领教皇国领土安孔。拿破仑回信反驳道：

“我一直自认为是罗马教廷的保护者……跟我第二代及第三代的先辈一样，我自认为是教会之子，自认为是惟一用剑捍卫教会，保护它不受希腊人及伊斯兰教徒玷污之人。”

为什么教皇不理解这些？

拿破仑气愤不平。他向罗马的宗教大使舅父费什说：“我虔信宗教，但我并非伪善之人。教皇写给我一封最可笑、最荒谬的谴责信……教皇庇护七世必须屈服。”

他又说：“对教皇来说，我就是查理曼，因为我跟查理曼一样，统一法国和伦巴第的王权，我的帝国与东方毗邻，因此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看法及态度。如果他表现好，基本上我不会改变什么，若非如此，我将把教皇的地位降低为罗马主教……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罗马教廷更不合理的了。”

我是主宰。但，统治就是这样，必须冷酷无情，不能有丝毫怜悯，也不能有丝毫犹豫。

拿破仑对任命巴马及普雷桑斯各国总督的朱诺将军说：“光用嘴说是无法维持意大利的安宁的。应仿效我在比纳斯哥（于意大利之役期间）所采取的方法：烧毁一座大村镇，枪毙十来个造反暴民，组织一些巡逻纵队，

四处逮捕土匪,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敲响警钟。”

而约瑟夫,个性不够坦率、办事优柔寡断,能够表现出领袖该具备的魄力和威严吗?拿破仑传召将跟随那不勒斯新国王离开的德美利托来见他。

拿破仑语气粗暴地说:“你记得向我大哥约瑟夫说,虽然我封他为那不勒斯王,但他只要表现出一点点踌躇,一点点的不坚定,就会失去一切……做事不能不彻底,不能懦弱。我要我的血亲在那不勒斯统治跟在法国统治一样长久。那不勒斯王国对我很重要……”

拿破仑记得在加冕为皇帝时,约瑟夫曾表现得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拒绝接受意大利的王位,因为约瑟夫承受不了拿破仑拥有比他更辉煌的成就,因此存有嫉妒之心。

拿破仑走到德美利托身边,说:“为了国家和利益着想,一切私人情感都应抛诸脑后。我只认替我及国家服务的人为亲人……我用我的双手及笔墨生养孩子……我没有躲在黑暗中的亲人。那些不跟我一起提升的人将不再是我的亲人。我要使家中每一个人都成为国王或总督……”

几天之后,拿破仑接到约瑟夫的信,他已成为那不勒斯王。

约瑟夫写道:

“只此一次,我可以向陛下保证,您所决定的一切,我都觉得很好……做一切您认为最好的,把我放在您认为对您及对国家最恰当的位置上。”

拿破仑果真是主宰。

2

1806年1月17日星期五,傍晚他离开了慕尼黑,坐在车内,借着油灯颤动的微光批阅读信件。在驿站换马时,他甚至不想下车。他用最快的时间吃了一只冷鸡腿,用银酒杯喝了点香伯堂酒,然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他想着,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赶路中,骑马奔波,或在这样的旅行马车里度过。对摇晃的马车他并不会感到不适;相反地,他喜欢这种感觉。这么遥远的路程不知要走多久,有时只是一站的路程,就得坐40多个小时的车。面对体力的挑战,他有机会证明了自己对各国家及人们所具有的掌握能力。他要走遍他统治的所有地方,让四处的人们都看到他。

1月18日星期六下午4点,他抵达司徒加,受到威敦堡国王的热烈接待,并邀请他进入皇宫。在各个大厅里、长廊中,满是弯着腰向他鞠躬敬礼的男男女女,还像往常一样,大家的眼神也都是既好奇又卑屈。这就足够了。拿破仑宣布:明天星期日,他要观赏一出戏剧表演;星期一早上8点,他要在司徒加近郊的森林打猎,而且他希望国王能同去。命令下达之后,他便走进特别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巴黎寄来的信件都已送到。

巴黎,才是中心,一切都在那里决定。他获得胜利也是为了让巴黎知道他所向无敌,因为在巴黎形势总是变幻无常,似乎永远也无法彻底征服。

拿破仑先打开警政部长的急件。

富歇写道:

“陛下,奥斯特里茨大捷震撼了老贵族阶级。圣杰曼郊区已不再有任何谋反事件。旧贵族人士迫切等待皇帝回国,好在杜勒丽宫周围街道热烈欢迎您的荣归,求见皇帝,他们想恳求皇帝赏赐头衔、职位、荣誉及特惠。”

拿破仑把富歇的信再折好收起来。

这就是人的本性。谁能抵挡胜利强权的诱惑?

星期一早晨,在邻近内卡的森林里,拿破仑骑马飞奔,远远地甩下威敦堡国王,还有其他骑士、卫队精骑兵和受邀来参加狩猎的显贵人士。清晨冰冷轻的雾笼罩着他,骏马偶尔直立嘶叫,但缰绳紧握在拿破仑的手中,马钟踩踏的紧夹马腹。他驾驭他的骏马就像他征服历史一样。

中午,他上路前往卡尔斯若,然后越过艾特林根、拉斯塔、力奇待诺,最后抵达莱茵河。

拿破仑令马车停下。他望见河岸那头斯特拉斯堡的灯火。

他凝望着莱茵河,在夜晚中河水反倒显得明亮。从河源到江口,莱茵河就是帝国的天然边界,它的右岸,各国共同成立一个大同盟邦联,保护帝国。他将派任统治君主及亲王担任各国之首,他要统帅他们,而他们则必须提供援款及军队来支持帝国。这样,日耳曼地区将会有新的疆图,欧洲也会出现崭新的面貌,这就是大革命时代刚开始的意图,且再次寻回查理曼帝国的痕迹。

他想:必须令大家服从我的意思,无论是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伦敦或罗马。

“我是查理曼，是教会之剑，是他们的皇帝。”

这是他写给教皇的话。如果庇护七世不赞同，拿破仑说：“我将把教皇的地位及力量缩减到跟查理曼之前的情况一样。其他统治者也必须屈服。”

拿破仑重又回到车内。

1806年1月2日星期三晚上6点，他进入灯火灿烂的斯特拉斯堡。街道两旁众多士兵游行致意，民众欢呼着：“皇帝万岁！”

他走进侯安宫，这个曾于1805年9月末住过几天的地方。走过豪华大长廊时，墙上的镜子映照出他的影像，他伫立片刻。他记得，1805年10月1日星期二即将离开斯特拉斯堡之前，他看了皇家卫队在滂沱大雨中的游行队伍，从凯奥桥越过莱茵河，往日耳曼地区前进。

才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他已经第三次击溃了同盟联军，欧洲最强势的两个国家已是他的手下败将。他的自信心再次膨胀，现在不仅是法国皇帝，从今以后，他就是所有欧洲国的皇帝。

他走上阶梯，回头看着拥挤在长廊中的副官们及各将军，说星期五他要检阅军队，然后于星期六离开斯特拉斯堡，以便赶在1月26日星期天抵达巴黎。他急于回到杜勒丽宫中的办公室处理部长们呈交的文件。这些文件都被秘密的保管着。

在侯安宫中，当梅内瓦尔呈上几封从巴黎寄来的急件时，拿破仑对他说：“我是为工作而生、为工作而活的人。”

拿破仑请秘书把信念给他听。听到财政部长巴贝马伯报告目前财政局势出现困难时，拿破仑大发脾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纸条，写出他所谓“法国财富”的数字，其中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及私人资金。

他喊道：“这是什么？”

“必须支付给皇家卫队十五日的薪资，在日耳曼的大军也必须收到足够的军饷，这才是最首要的。那些应该要供应援助军队的联合大商人，乌夫阿尔、普瑞兹、凡勃柏格，已经收纳各方必要的基金，但却没有执行他们的义务吗？”

“这个巴贝马伯到底在搞什么？恶作剧也要有限度！”

拿破仑开始急躁起来，催促梅内瓦尔尽快安排。并说，星期一开始，他将在巴黎召开一场行政法院会，专门解决这些财政问题。

他一字一顿地说：“必须把乌夫阿尔、普瑞兹、凡勃柏格这几位先生们拥有的一切财产交给我，否则我就把这些家伙关入万森。”

梅内瓦尔又念了一封贝藏松大主教勒寇兹写来的信，是特别呈给皇帝的，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写道：

“到目前为止，您是出自上帝之手最完美的英雄。”

念完信后，拿破仑本来要令梅内瓦尔离开，却又留住他，问秘书：“负责的人有没有好好地执行我的命令？”在修恩布允时，他曾命令把从敌军手上赢来的军旗送到巴黎，拿给全体人民看，然后再挂在圣母院拱顶下方。

梅内瓦尔查阅完信件，回答说：“据警务情报员回报，人民看后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在军旗前庆祝。”

巴黎大主教宣告：“这些旗帜证明了：上天对法国的保护，我们所向无敌的皇帝惊人的成功，还有他献给上帝的光荣胜利。”

秘书还在念信时，鲁斯坦和康斯堂走进来。他们呈报已经准备好拿破仑的洗澡的热水，并帮他脱衣。拿破仑仍旧是习惯动作：拍拍他们，捏捏他们的耳朵。

他很快乐。巴黎等着他。

1806年1月26日星期天晚上10点，他的座车抵达杜勒丽宫的庭院。拿破仑一边上阶梯，一边向皇宫大元帅迪罗克下达命令。他要见掌玺总理刚巴榭雷，传唤财政部长，行政法院官员莫里安，召开行政院会。

然后，在书房中，他单独跟康斯堂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艾蕾欧诺。他看看时钟说，约她午夜时分到。现在，先叫人帮他放热水。

他还清晰地记得这位十九岁年轻女人的身材，个子很高，长长的黑发垂到腰间，掩盖住她的肩膀及棕色皮肤。她是那么亭亭玉立，活泼灵敏且温柔顺从。他心里清楚，卡罗利娜向他介绍这位女孩的真正动机。他太了解妹妹对约瑟芬的嫉妒怨恨了，为此卡罗利娜绞尽脑汁。她过分的野心和欲望其实就是想看到二哥离婚，她还故意安排，让别人都认为拿破仑和艾蕾欧诺的相遇只是巧合。

但，无论卡罗利娜的有什么目的，这都无所谓！因为他深深地着迷于艾蕾欧诺拥有的年轻的新鲜活力。他刚回到巴黎的这一夜，最想见的人就是她，似乎在拥抱这年轻的身躯时，可以庆祝他的胜利和他自身的活力。再说，他也还不到37岁。

“暗廊”中传来艾蕾欧诺的脚步声。她跟往常一样，总是很准时。

她看到他来到大厅，恭敬地行个礼，娇声道：“陛下……”

拿破仑一把搂住她，捏捏她，便带她进房。对待爱情，他就像面对战争一样，不喜欢长期围攻战，喜欢胜利突击。

艾蕾欧诺把自己交给他。不久，拿破仑站起身，微笑着抚摸了一会她粉嫩的脸颊，然后又投身到书房去工作了。

窗前的桌上只放着一封信，大概是他跟艾蕾欧诺在隔壁房间时，有人送进来的。这是富歇写来的信。警政部长报告说，从一个刚从伦敦来的旅客得到的消息，拿破仑的大敌、所有和平理想的对敌，英国政治家庇特于1月23日在他普特内家乡逝世，死前负债累累，且被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胜利震惊，临死前令人把挂在墙上的欧洲地图取下收好，并低语呻吟：“把这张地图收起来吧，十年内我们都不会再用到它。我的祖国啊！我怎么把我的祖国丢在这样的境地啊！”福克斯接任内阁首长职位。

拿破仑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这是上天赐予的一个绝好机会，终于可以突破面前的阻碍，加大了缔结和平的可能性。

拿破仑走进他专门研究地图的小室中，双手撑在桌上摊开的欧洲地图上。他想跟英国和平相处，但必须在掌控欧陆的条件下逼迫英国人接受，封锁港口，拒绝与他们贸易，且要求所有欧陆国家禁止进口英国的商品。

他绕着桌子缓缓走动，认真观察整张地图，心里思索着：南方的意大利构成帝国的右翼；约瑟夫是那不勒斯王；他将封艾莉兹为女大公爵，并封给她马撒卡拉拉的土地，以后或许再给她托斯坎封地；至于已经是波杰斯公主的波利娜，他将封给她位于波河河岸的瓜斯他拉公爵领地。此外，他想保留大约二十几处的公爵领地，用作封地采邑，分赠给他的亲近部属：塔列朗，为贝内风王子；富歇，欧同德公爵；贝尔纳多特，既然他是戴姬蕾的丈夫，就原谅他处事的态度，但还是让他成为庞地柯弗王子。

拿破仑挺身站直，手指在地图上从意大利往北方指去。

贝尔蒂埃将被封为诺伊夏德勒王子；缪拉则晋封为柏格及克里夫大公爵。因为欧仁及奥古斯黛公主的婚姻，巴伐利亚王已是个坚固盟友。现在只需创立一个莱茵邦联，集聚其他日耳曼君王。而再往北方，就是荷兰，这个帝国的左翼将给路易，这位个性怪癖易猜忌的弟弟或许可以藉此保住那里的大臣地位。如此一来，他的妻子奥坦斯也将顺其自然地成为荷兰王后。

拿破仑离开地图室。要把刚刚脑中构思的计划一一实现，也许

需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但他信心坚定,如此做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人民利益着想。这个组织是理性构思下的产物,它体现了当年国民公会开始的意图。大革命开启了这条道路,而拿破仑接续下去,且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实现:只要把民法跟君主主体制结合起来,保留朝代的形式,同时翻覆旧社会,就可以让新欧洲诞生。

他所期望的、所要做的,就是创立。他是新一代先锋,查理曼以后的第四代。

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他精神饱满,回到日常生活的节奏。从早晨7点开始工作,然后偶尔去布洛涅树林、马尔利森林或圣克卢宫及玛尔梅庄附近打猎。他主持行政法院的各次议会,接见会客,包括各种外交召见。在一次接见中,他认识了一位新上任的奥地利大使——梅特涅^①,一个三十五岁男人,是考尼兹首相的远亲孙子。此人生性聪敏,心思细腻机灵,思想开放,大概是拥护与法国结盟的人士,正确地说,他延续考尼兹首相一贯的传统思想。

在一次召见会中,拿破仑握着他的手,询问了他许多问题。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念过一阵子书,所以他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法文。他还描述曾在阿尔萨斯首都亲身经历过革命事件,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惊胆战。

拿破仑说:“我要统一现在与过去,哥德时代的先见和我们这个世纪的体制。”

梅特涅能了解吗?拿破仑接下去说:“为达此目的,必须争取和平,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他希望得到它,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去罗浮宫巡视正在进行的修复工程,并且决定在汪多姆广场建造一根与罗马图拉真纪念圆柱相似的大圆柱,在卡鲁榭建造一座凯旋门这两个纪念性建筑,以此来宣扬伟大军队的荣耀。然后他又命令在香榭里榭大道顶端矗立另一座凯旋门,于8月15日,全帝国庆祝圣拿破仑日时,他将亲自主持开工典礼,并亲手放下第一块基石。

他也决定在巴黎各个区建造喷水池;在塞纳河上盖一座桥,并整理沿河河岸区;下令发行皇家基督教教理书,召集犹太教国家代表们,说服他

① 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奥地利外相,政治家,活动家。主持奥地利政务大家数十年之久。组织反法同盟,打败了拿破仑,使几乎覆亡的奥地利恢复了大国地位。

们修改宗教习俗使之较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模式(例如,删改多配偶制婚姻)。虽然等待他去处理的政令及决定如此多,但他却感受到一种精神与身体上的愉悦和快乐。

他觉得自己很灵活敏捷,比他领导下的所有人都更有活力,即使这几个月内他胖了下少。他的两颊丰腴,且因为头发渐渐脱掉,额头也显得特别饱满,再不见原来尖锐的脸部轮廓线条、有棱有角的瘦削脸庞,变成了圆滑饱满的五官;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功、他对未来的所有计划、他的果断决定,还有群众们热烈的欢呼,更让他觉得全身充满动力。

1806年1月29日星期三,他才刚回到巴黎两天,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法兰西剧院观看正在上演的当代剧作家拉弗斯的作品《梦流士》,演员塔勒马已经出场了。正当大家鼓掌欢呼时,演员忽然鞠躬,高喊:“皇帝万岁!”就这样,拿破仑每次一出现在歌剧院,或检阅军队时,都受到民众同样热烈的欢呼。

另外,根据警部密探消息,每个夸奖皇帝的人都特别称赞他的功勋,民众又找回了信心。法兰西银行重新正常营业,1805年12月的金融危机已被遗忘。大家都知道拿破仑从日耳曼区战役后带回巴黎总值约五亿的黄金、货币或欧洲各主要金融中心的汇票。只要几天的时间,拿破仑就可以把财政组织重整起来。

他接见国家财政部长巴贝马伯。

部长尴尬羞惭,他说应该把自己的头颅交出来。拿破仑摇摇头,回答说:“取下你这样的头颅能做什么?”

拿破仑接着说:“我很欣赏你这个人,但你却没有听我的劝告,被我曾经要你提防的人骗得晕头转向。你本来应该尽忠职守看管好国库,没想到却反倒把所有的金钱都白白送给那些骗子。我很遗憾,必须要求你离开财政机关……”

在一场行政法院的议会之后,拿破仑叫住官员莫里安。他凝视着他,上下打量,说:“你今日宣誓就任财政部长。”

莫里安昔日曾在旧制度下负责过包税所的工作,熟悉税务机关运作,但此时他看起来似乎有点犹豫。

皇帝对他说:“你难道不想当部长?”拿破仑有些不高兴,又带点惊讶。莫里安当天立即宣誓就职。

领导,就是要善于分析,果断决定,善用人才,征服手下人。当他们犹豫不决时,就激励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一部经过精心设计、有效率、听话服从的政治机器。但这需要惊人的毅力和不间断的努力工作,每时每刻都要谨慎小心,需要永久强烈的意愿才做得到。

拿破仑向大哥约瑟夫解释说:“我必须下很多苦心才能一丝不苟地处理好事情。我还得想办法,逼那些以乌夫阿尔为首的骗了巴贝马伯的十几个骗子吐出已吞下的赃款。财政部长有点像侯安主教,主教在一桩项练案里也上了当,更严重的是,部长这件案子关系到九亿的惊人资产。我早就下定决心,严加惩办,好好惩治这群骗子。幸好,感谢上帝,我追回了不少钱,但此事仍影响着我的心情。”

他的确常发脾气了,把信件甩在地上,有时候,当他看了不喜欢的书,就一气之下把它丢入火中。他也越来越无法接受别人反对他或没有立即以他要的方式去执行他的命令。

贝尔蒂埃对普鲁士人的态度很是担忧,想要从中干涉。

拿破仑对他说:“严格地遵守我给你的指示,一丝不苟地执行我给你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时时谨慎提防,坚守在岗位上,只有我一个人不需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做。”

这种坚信自己是惟一看得准、想得对的态度完完全全地盘踞在他脑中。他生命中的每个关键性的决定,有哪一次的选择不是正确的?这更增添了他的自信,让他更受不了别人的反对,甚至受不了别人对他的想法有所保留。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他面前绝对服从。

他亲自提笔修改或加注皇家教理书的内容。他加了一句:

“尊敬侍奉皇帝就是尊敬侍奉上帝。”

不服从皇帝就是犯了该死的罪恶。大家应该奉献给他“爱、顺从、服兵役、维护及捍卫帝国与皇帝宝座的义务”。

有些行政法院议员读过这些内容之后惊讶不已。而富歇这个老雅各宾党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讽刺嘲笑之意。拿破仑看在眼里,把教理书突然“啪”地一声扔在桌上。他不会隐藏自己的想法,站起来,走出议会厅之前,以命令式的语调说:“在宗教里我看不见化身降生的神秘,但看得到社会秩序体制的奥秘,宗教与上天联系出一个同等意念,使得富人不至于被穷人屠杀。”